



## 编者的话

爱一个人要付出多少？你为她（他）的付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？不管是爱情，还是父爱、母爱、友爱，每一份为你付出的爱，你可曾珍惜？

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 五月（v\_zhou@sina.com），与 电子报 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## 一句 姐姐 的重量

余 湘(23岁)  
上饶师范学院学生

2017年，3月的最后一天。我在妈妈口中，确认了你的存在。妈妈说，这就是命，语气又幸福又惆怅。谁能想到呢？在妈妈尚且平坦的肚子里，有个小生命在悄无声息地长大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日记本上写：生命中的所有美好，我都愿意和你分享。是期许也是承诺。入睡时，我想象着你的样子，模模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好梦，梦里有人奶声奶气喊我 姐姐。

随着妈妈的肚子一天天变大，我意识到自己也在悄悄改变。我更努力地念书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一心想考一个好大学；更加体谅妈妈，收起青春期那些无谓的锋芒，有空就帮忙做家务。长大似乎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成熟，不再沉溺于青春梦幻般的怀想，学着做好眼前的事：弄懂一道数学题；作业写完了帮忙拖地；还剩一点零花钱，给妈妈买一个小蛋糕。

是的，你大概不会明白，我在学着如何做一个姐姐。姐姐 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，遗憾的是，我和弟弟从小不在一起长大，相处起来有些隔阂。我希望这样的遗憾不会再有，虽然隔着近20年的距离，但血脉相连的我们足以跨过年龄的鸿沟。

9月是收获的季节。在这个9月，你毫无预兆地出生了。上天垂怜，你和妈妈都平安无事。不过直到在医院亲眼看见你，我才把担心焦虑抛诸脑后，一颗心落到了实处。

你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了头和一只小手。以前听老师说，小孩子刚生下来都是不好看的，我看着你，觉得老师说的并不一定都对。你躺在妈妈身边睡着了，小小的脑袋歪着，眼睛紧闭，脸红红的，一只手握成小拳头，像树上的蓓蕾，也像初生的嫩芽，是一切希望的开始。

我问妈妈，你为什么那么小？妈妈笑着说，刚出生都是这么小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小得不可思议，小脸还不如我巴掌大。我看了又看，想把你小小的样子刻入脑海。我已经能够预想到以后漫长的岁月中，你一点点长大的样子。你会如何叫我 姐姐 呢？唤一句 姐姐，两个字轻拿轻放，像一片云，缓缓降落在心上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内心就被巨大的幸福感充盈着。我靠近你，听到你的呼吸，哼哼唧唧的，有些急促。我想亲亲你，但你睡得很熟，怕吵醒你，就只是拿自己的大拳头碰了碰你的小拳头，默念道：欢迎你，来到这个世界呀。

从四口之家到五口之家，喜悦并没有持续下去。我渐渐明白，姐姐 这两个字不只是一句如云朵般的呼唤，云朵背后承载着重量，无法计算。

## 母亲肩上扛着的梦

孙元熊(23岁)  
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学生

2020年的春天注定难以忘却，回想起那段居家防疫的日子，每日与母亲的相处让我更加体会到母爱常驻心间。忍不住静而思之，忆起往事。

从我知事的年开始，母亲的身影就一直忙碌于厨房、庭院、田野，每一处都有她留下的脚印和汗水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那些在柴米油盐中寻找希望的点滴，那些无言的酸楚，某个瞬间，便会变成一个缩影。她的生活，仿佛被时间禁锢，日复一日地循环，不知疲倦。长大后，我开始模仿母亲扛起生活的稚嫩。在多种角色的转换中，褪去往昔的稚嫩。然而，母亲一直都是母亲，忙碌的场地没有变，早起晚睡的习惯没有变，只是，很快弯了腰，白了发。

天色微明，鸡鸣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安详、静谧，青色屋顶上的炊烟袅袅升起。厨房里又传出熟悉而温暖的声音，我被一阵香醇的气味熏醒。大约七点钟，阵阵脚步声在耳畔回响，早起，是母亲的习惯。她轻轻推开房间的门，手中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，放在桌上：记得吃早餐，我去地里干活儿了！母亲悄然掩门而去，我走进厨房，电饭煲里的馒头和鸡蛋正冒着热气儿，电壶中的热水也已已满，向我源源不断地输送爱的能量。

在网课完成后的闲暇之余，我前往地里探望母亲，顺便带些吃的。她已经锄了六七垄，脸上的汗珠在流淌，衣服湿透了。趁母亲休息时，我接过她手中的锄头，一股蛮劲儿地向前刨。也就十多分钟，双手开始酸痛，体力明显不如以前，望着广阔无垠的地面，眼前闪过一道光晕，昏沉之瞬间间弥漫全身。母亲察觉了异样，跑过来用毛巾擦拭我额头上的汗

你还那么小，万事都需要照顾。还不会走路时，整天就是吃奶和睡觉，你睡不安稳，必须要有人一直抱着，一旦放你到床上，马上像触动了什么开关，惊天动地的哭声随之而来。没办法，只能抱着。妈妈抱累了就换我抱，你一点也不重，但一直抱着，难免手臂酸涩。那时我总想着，你再长大一点，会走路、会说话就好了。殊不知，等你会走路了，更是闹得家里鸡飞狗跳。家里各处都散落着你的玩具，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哭闹声，交织着妈妈的呵斥声。

刚出生时的美好幻想碎成一地，你的确如期长大，但我并不如想象中幸福。一句 姐姐 的重量，远比想象中沉重。我要忍受自己来之不易的独处时间被你打扰，原谅你把我最珍藏的书本撕得稀烂，还要耐心十足地追着你，把一碗饭喂完这些琐碎的小事让我感到疲惫，更心疼的是妈妈，她一边上班，一边还要照顾你。妈妈好像就是这样变老的，在吱吱呀呀的缝纫机声中，在无尽头的家务里。

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是不是会活得更轻松一点？我不必考虑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换成稳妥的师范专业，不必省吃俭用为你买零食，不必把难得的假期浪费在你身上。回过头看，其实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，这也不是做姐姐的义务，但我就是忍不住想到未来，等你长大，父母年迈，我总是想出一份力的。这不存在牺牲，也不苛求回报，不过因为你喊我一句 姐姐，而我们是家人啊。

当然，那个念头只在对你感到崩溃时出现。大多数时候，我总是幸福的。在你第一次咿咿呀呀喊我 姐姐 的时候，在你把心爱的零食特地留给我的时候，在每一次你乖乖地按时吃完饭的时候。对于你，我偶尔感到崩溃，时时觉得治愈。

就在前几个月，我的考研成绩出来，分数比较低，加上驾考屡失败，心情低落，就想自己静一静。你屁颠屁颠过来，要我给你洗脸洗脚，还要我哄你睡觉。我极不耐烦地帮你洗好脸，陪你洗脚。洗脚时你故意把水溅得到处都是，见我惊呼就哈哈大笑，玩得更起劲。溅到脸上的洗脚水是压倒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我怒气十足地吼：你要玩到什么时候！情绪爆发，我忍不住流下眼泪。

笑声戛然而止，你蔫蔫地低下头，很小声说，对不起，不要生气。我赶紧放低声音解释，不是在生你的气，是生自己低自己的气。说着说着，又滚落下眼泪。你看着我，还洗着脚，突然站起来，用你小小的手抱了抱我，如同很多次，你摔跤哭泣时将我抱在怀里。我闻到你头发上肥皂的清香，你的身体热乎乎的，像个小小太阳，我感受到了你的安慰和传递过来的能量。你说，姐姐很厉害，姐姐考得上。

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，那种幸福感再次充满了我的内心。哎呀，那个小小的蓓蕾开花了，嫩芽儿也开始长大啦！

珠，一副心疼的模样

作为一名农家子弟，我深知种地是生存的根本，也相信汗水浇灌泥土，孕育着丰收的喜悦。眼前这个身材矮小、日渐消瘦，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女人，用一生的辛勤劳动，抚育子女读书是多么不容易。这一刻，我恍然明白，母亲肩上扛着的是关于我长大的梦，这场梦，柔爱之中见坚强。

随着开学的日子临近，母亲将我闲置不用的物品装进行李箱，反复清点，生怕遗漏了什么。不一会儿，箱子塞得鼓鼓的，还多了个装满家乡特产的手提袋。母亲 宁可多带，不能浪费 的生活风格仍然没有改变。小时候，因为不懂世间冷暖，常常埋怨母亲让我携带很多东西，大到床单被褥，小到毛巾牙刷，母亲都舍不得丢弃，常常叮嘱 多带点，万一以后要用到呢！如今的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，在她眼中，我永远是需要被照顾的孩子。

临行前，我直视着母亲，她眼角的皱纹越来越长，黑发中又增添了几许白发。都说岁月是把锋利的雕刻刀，母亲愈发苍老的面容正是这最好的解答，它不断提醒我 母亲已不再年轻了。我心头一颤，没想到刹那芳华之间，我和母亲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，这样的现实让我不知所措，更让我无比辛酸。

拐角处，母亲定住了，噙着眼泪说：路上小心点，到学校回电话。我转身紧拥母亲，用力点了点头。走在村间的小路上，我无数次看见母亲挥手作别时的情景，压不住的泪水瞬间落下，身影中，在缓缓行驶的列车上，母亲的沉默渐行渐远。

今夜，月色如水，如母亲手中的掌纹，圈画着她一生的柔情美丽，纹中烙刻血线的印记，让我与母亲的距离更贴近，让爱常驻心间。



漫画 程 琛

## 爱的代价

## 爱 本就是动词(小说)

冯嘉美(20岁)  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姑姑退休后常去文化宫里看人家跳舞唱歌，她尤其爱每月的14日，因为会有话剧表演。

我说，他们演来演去无非就是那几个经典的悲情本，演繁漪的阿姨估计都把泪哭干了。

姑姑说，除非她死，她泪才干。

后来，在一个14日，姑姑没有去文化宫，她说，演繁漪的人果真把泪哭干了。

那个阿姨姓连，年轻时从北方来此，听说本来是为看远嫁的亲戚，没想到将心落在一个本地人身上，便再没有向北方回望了。

我想她是多爱她的丈夫，他们才相识的那会儿丈夫没有拿出自己的作品，就靠给三流杂志社投稿来维持生计。

连阿姨呢，是位永远心存梦想的少女。她听她丈夫说，他会用作品让她站上省剧院的舞台。

我听到此处连忙摇头，糊涂。但没想到，丈夫的剧获了奖，要登台巡演，还有投资方想要拍成微电影。

连阿姨那时已经有了两个小孩，她从生活的柴米油盐里猛然抬头，去找她丈夫兑现诺言。

丈夫应允了，和一群所谓业内大佬并坐在观众席上，看连阿姨试戏。

王子怡(24岁)  
东北师范大学学生

走过贴满小广告的楼道爬到六楼，素霞已是气喘吁吁。她将手中的快递放到脚下，掏出钥匙打开自家的房门。窗外的绿树与阳光反衬着房间的破旧与灰暗，林西正躺在沙发上和男朋友聊天。

下班了，你的快递取回来了。素霞将快递消毒后拿给林西，林西没有接。母亲 宁可多带，不能浪费 的生活风格这句话终究是没说出口。

这是林西工作以后第一次给素霞买东西。起因是同事朵朵说她每个节日都送父母礼物，工作后每个月主动给他们一半的工资。林西听后发现自己从未给素霞买过礼物，工作后的工资都是自己挥霍，内心有些愧疚，给素霞从网上买了一身衣服和一双鞋子。

素霞听到林西的话惊讶地拆开了，是一身运动装和一双运动鞋。素霞到镜子前试衣服，颜色有些老气但还是很合身的。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，我衣服够穿呢，不用给我买。

傍晚室内灰暗，林西没看见镜子里素霞的脸上满是欣慰。她听见素霞的话感到自己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：两件加起来也不好二百块钱，怎么就乱花钱了！以后什么都不给你买了。再说我花的我自己工资，又没花你的钱。

钱是个敏感字眼，林西从小到大最反感素霞限制自己花钱，她还记得初中时她看中了一条裙子，怎么央求素霞她都不给自己买。她在心里记恨她，埋怨她为什么没有给自己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。她整个青春都在自卑和羡慕别人中度过，她羡慕同学们有很多好看的衣服，羡慕她们过生

她只有一句台词：锁都找不到在哪儿？我怎么找钥匙？

我听到此处要改口了，她爱的是不是丈夫，是埋在心里的梦，像打十年的坐，锤百年的铁，怎么放得下。

她为什么这么？我问。

姑姑瞳孔颤了颤，凑在我耳旁说：听人说，她丈夫发病前给她打电话，她却因为看社区里的人演戏而漏接了。

姑姑又补充，文化宫要被拆除了。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爱演那些尽为他人泪的角色，她是想把十几年的梦与憾交给世人看，用各样角色的悲去麻木自己。

听她虔诚赎罪的庙宇崩塌，她成无人

打捞的失事沉船。当人不再做梦，心也不会跳了。我猜连阿姨或许全名叫连漪，和她演的繁漪一样，最后疯魔，命运如暴雨打在地上晕开的圈圈连漪，她看不清也分不清，哪个圈是她。

年轻的她用勇气孤注一掷，她想，爱什么便成为什么。可是她的爱有些盲目了，像她试戏所说的词暗示的那样，她连锁都找不到，怎么找得到钥匙？世间万物明码标价，她也为自己的爱付出了代价。

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在思考，连阿姨到底爱谁？她的丈夫还是她自己的梦想？

可是答案无从考证。文化宫被炸毁的那天，姑姑从话剧社的团长那里领到一个奖，是表彰连阿姨的，她被评为年度最佳演员。

姑姑说，天地规律有舍有得，但如何衡量 代价 的度，那把秤在于我。

世间有无数个连阿姨，大多可能没有她那般执拗，意难平后就不再追究了。爱本就是动词，肯定要消耗什么，至于如何标价，自在人心。

## 爱的亏欠(小说)

日时能吃到生日蛋糕。到了大学，面对喜欢的人她不敢接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素霞没能给自己提供好的生活条件，一直舍不得给自己花钱。

林西工作以后理直气壮地安排着自己的工资：高档化妆品、名牌衣服、特色美食、外出旅游。她从未想过用赚的钱给素霞花钱，素霞也总是告诉她自己的钱够用。

晚饭后，林西放下手机突然说：我准备辞职去广州和陈翔结婚。正在收拾碗筷的素霞怔住了，夕阳将最后一抹金黄打在她的侧脸上，一半光明一半黑暗，像是一座未完成的雕塑，广州太远了，我不同意。

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距离还是问题！他对我比你还好，他舍得给我花钱，给我买了很多裙子，我整个衣柜的衣服都是他买的。

素霞的脸上写满悲伤，几件衣服就能把你收买了，你从小到大我给你买了多少衣服？他舍得给你花钱，从你出生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你怎么不算算。

养一个孩子能花多少钱？你也没给我过花多少钱，我初中时候让你给我买条裙子你都不给我买。

那时候你爸生病了家里吃饭都是问题，我拿什么给你买裙子？你爸没了，我一个人供你念书供你吃喝，什么时候让你饿着过？

素霞的语气生气又委屈，她叹了口气走出房间。林西望着她渐渐苍老的身影，内心有些触动。窗外夕阳已经消失，黑色夜幕遮盖了整个天空，没有拉灯的房间黑漆漆的。

第二天素霞就同意了女儿的婚事，但她向男方家庭要了很多彩礼，未来公婆颇有微词。林西想素霞那么痛快就答应自己结婚，原来不是为自己考虑，是为

## 立夏之后

资若铭(26岁)  
湖南省衡南县第二中学教师

立夏之后  
绿意浓过一分，温度上升2  
校园大道的树荫下  
学生嘴角渐渐上扬  
他们的笑脸，是世间美好的风景线  
是单纯与繁杂的分界线  
也是我日渐增高的发际线

五月阳光正好  
用他们奔跑的脚步谱一支歌  
歌名就叫青春  
自导自演  
背景已准备好，浓烈的夏天花红柳绿  
正是孩子们喜欢的  
还有，舞台，不必担心  
他们呐喊一声  
天地为之久低昂

至于，我  
一直站在台下  
笑着  
没心没肺地笑着  
微风吹过我手心  
替我把每一次掌声  
送给他们

## 碎花缝纫曲

秦雅洁(23岁)  
安徽师范大学学生

衣柜里挂着一一条深蓝底的白碎花吊带裙，那是我去年夏天快开学时买的。拿到手试穿后发现肩带长了些，胸膛也需要收一收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总会第一时间给外婆打电话。

我这习惯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。家里几个碎花枕套，几乎每个都清着外婆打的烙印。这些枕套用了小二十年，虽然时间长了，但是胜在软和，加上没有大坏。但到底是时间久了，不时地总会冒出些小破洞，洞沿还有一丝丝的须。我还打超过这个洞的情形和《红楼梦》里金雀裘破的样子不能说十分像，也有七八分相似了。神奇的事总会发生，每次让外婆缝过后再看，即使鼻尖如妈妈，有时也找不出外婆把针脚都藏在哪儿。

记得小学那会儿，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套套套。开学初老师挨个把套套发到我们手里，至于是什么样的、嘱咐怎么使用的、如何拿回家的，我是一概都忘记的，但记忆中却有一段画面非常清晰，便是外婆为我在桌套左上角缝名字和梅花。

阳台上外婆背着窗户坐在木凳上，下午四点多的阳光透过纱窗和玻璃，点点斑斑地靠在外婆肩头和臂膀，也洒入她膝上的浅蓝色桌套。她的手在针线筒里徘徊许久：丝线细，时间长了容易断；棉线结实，但写字可能蹭着左手肘；红色醒目，但缝名字不吉利；蓝色呢，又和桌布颜色相同，不显色 外婆一手拿着鹅黄色线筒，一手拿着草绿色线筒摆在桌套前端详了许久。最后，她左手拿着针，右手捏着刚穿进的鹅黄色丝线，朝我微微扬了一扬，认真叮嘱一句 有断的就拿回来，外婆再给你缝。小时候我是闲不住的，一边提着手边小红花的要求，一边就想跑出门和大院的伙伴玩一圈。再回家时，桌套已叠成四折，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了。折到最上面的那面，在我预料到的名字旁，没看到一朵小红花，却多出了一朵梅花蕊齐全的蜡梅。

小学毕业时，这个用了六年的桌套上添了一道又一道洗不掉的铅笔印、钢笔印，还有因为钢笔尖不小心碰到桌套上而氤氲开的一朵朵墨蓝色 小梅花，它们或浅或深、或大或小，和左下角朵还是很新的鹅黄色梅花相映成趣。这细细碎碎的花儿们聚成一团，总会唤起我更先前的那段记忆。

改好的裙子寄到学校，我试了试，全都刚刚好，又站在镜子前拍了照片发给外婆。真洋气，我就讲一毫都没记错。外婆是这样回我的。

看裙子上一朵朵连缀着的碎花，就好像在翻阅一本旧相册。幼时外婆哄我睡觉时总会念叨，自己念书时功课门门都是5分，立志长大要当医生，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念成大学，也自然没有当成医生。后来她自己学会了宽心，说当裁缝，也算靠手吃饭。再后来，外婆看到我上了大学，就更宽心了，婆婆好像自己上了大学那样欢喜。

那一朵朵细细小小的花承载记忆与经历，陪伴外婆走过湖南、安徽各地。小碎花一个个串联起来，伴着缝纫机大连杆、针杆和钩梭上下联动发出的吱吱声响，那一帧帧影像，仿佛都在为外婆的人生造像，在诉说着外婆一生的同时，仿佛也在缓缓诉说这七十多年的时代故事。

